

斯大林論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

Л. 雪比洛夫 著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

一九五三年 北京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

А·雪比洛夫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敘述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揭發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與滅亡的法則。列寧和斯大林大大地豐富並發展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列寧和斯大林是關於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即關於帝國主義底科學革命理論的創立者，是經濟科學的最高成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提供了完整而具有偉大改造力量的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的新的寶貴的貢獻。

這部著作以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與作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點和要求等偉大發現豐富了科學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這部著作全面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與分配的法則，揭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科學基礎，致命地打擊了各種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之錯誤的、庸俗的、偽科學的觀念，規定了從社會主義經濟過渡到更高的經濟即共產主義經濟的道路的綱領式的科學原理。

這部著作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對引起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必然使整個資本主義奴役制度走向滅亡的危機——進一步加深的原因，作了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斯大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範例。其中一切原理都活生生地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一致。它們是與爭取共產主義勝利的根本任務密切相聯的、極爲豐富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深刻的科學概括。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如果不正確地去認識和應用這些法則，那末就不可能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共產黨掌握着世界上最大強國的政權。爲了順利地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認識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了解事變的意義，了解新過程的意義，然後再按照總的發展趨勢巧妙地支配它們』（斯大林：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俄文版，第三七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大師斯大林同志的新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思想上武裝了我們的幹部，給偉大的我國人民闡明了蘇維埃社會從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途徑，使資本主義世界中爲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爲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億萬人民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並爲他們開闢了廣闊的前途。

什麼是經濟法則

斯大林同志的這一著作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中最複雜最重要的問題，作了極其詳盡的回答。列入這類問題的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經濟法則是甚麼？它們的性質、內在聯繫和相互依存關係是怎樣的？它的作用怎樣？

列寧指出，法則是現象中的鞏固的東西（殘留的東西），法則反映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內在的本質關係和客觀的因果聯繫。主觀唯心論者認為世界本身是混亂的，沒有客觀規律性的，只有人的意識才賦予事物的這種偶然堆積以一定的規律性。列寧在揭穿這種偽科學的、唯心論的捏造時指出：『世界是物質底合規律的運動，而且我們的認識，既然是自然界最高產物，所以只能夠反映這個規律性。』（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解放社版，第一九七頁）

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的這些原理，指出科學法則——無論是指自然科學法則或政治經濟學法則都一樣——是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法則反映着那些不能不估計到的客觀過程。法則並非某種偶然的、外表的和個別的東西。法則與現象的內在本质密切相聯，表現出現象的內在聯繫、重複性、因果性和必然性。

政治經濟學法則——無論是指資本主義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都一樣——是反映社會經濟生

活現象的客觀法則。經濟法則所表現的是一定生產方式的本質、本性，是該生產方式內部所固有的必然關係和因果聯繫。

經濟法則，也與自然科學法則一樣，是客觀地存在的法則。『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它們，依靠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把某些法則所發生的破壞作用引導到另一方向，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給予其他正在爭取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法則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人們不能消滅這些法則或創造新的經濟法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第三頁）

社會物質生活的各種特徵、各個方面和各種條件，反映在生產、商品、價值、貨幣等等經濟範疇中。列寧和斯大林認為範疇是『區別世界即認識世界的小階梯』，是『概念』，是一定的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一定生產方式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現象的理論表現。

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問題上，我們首先就遇到一些錯誤的、主觀唯心論的觀念。一部分經濟學家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客觀性。這些經濟學家認為蘇維埃國家可以隨意『創造』、『制定』、『改造』、『廢除』和『消滅』經濟法則。這些經濟學家認為國家的意志和國家的政策決定一切。例如，在一九五一年所發表的題為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文中說道：『國家的政策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最重要的內容，它是這些法則的自覺的基礎，規定它們的計劃性質。』（莫斯科宣傳者，一九五一年第六期，第二四頁。重點是我加的——作者

註）類似的見解還有。

大家知道，國家的政策屬於上層建築的範圍，而經濟法則却反映生產關係的本質，即屬於基礎的範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出發點是承認基礎對上層建築起決定作用，而主觀主義者却認為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範疇是基礎的內容，政策就是經濟法則的內容。

從主觀主義者的觀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蘇維埃國家本身創造經濟法則，這些法則有『自覺的基礎』，我們可以像『法隨人意』這句有名的諺語那樣，任意支配這些經濟法則。國家決定一切：它制定或廢除經濟法則，它可以任意地支配它們，它可以創造一切。按照主觀主義者的見解，既然國家是經濟法則的建立者、創造者和廢除者，那麼它的作用和意志就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對象了。

與這種完全脫離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主觀主義者的立場相反，斯大林同志強調經濟法則的客觀性。他在其經典著作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寫道：『無產階級黨要想成為真正的黨，首先就應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制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底規律，應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二五頁）

因此，不能任意支配法則，法則不能脫離客觀條件而起作用，而是要認識客觀地存在的生

產發展法則、社會經濟發展法則，以便在自己的實踐活動中以這些法則爲出發點，——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公式。主觀主義者背棄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公式。他們的公式是：『我們什麼都能够，一切對我們都不算一回事。』

主觀主義者爲了鞏固自己的立場，時常援引恩格斯的話。但是這些引證是立不住腳的。事實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過：『……自由是必然性的認識，……自由不是在於想像中的對於自然法則的獨立，而是在於認識這些法則，在於能根據這種知識有計劃地運用它們，以達到一定的目的。對於外部自然的法則，以及對於那些支配人本身肉體存在與精神存在的法則，都可以這樣說……。因而意志的自由，只是人們以對事物的知識作出決定的能力。』（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一三七頁）

因此，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社會和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從必然性中解脫出來，以致客觀法則不再成爲必須考慮的因素。恩格斯指出了經濟法則的客觀性。他強調說，這就是實在的經濟關係，人們、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和國家，可以通過認識、研究和正確運用這些客觀存在的法則而掌握它們，並藉助於它們而前進，自覺地而非盲目地行動。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的自由就在於此，而不在於廢除經濟法則，馬克思主義所了解的自由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性。

共產黨的政策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決不是隨意確定的。黨的政策的最巨大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有科學根據，在於它始終是在冷靜地考慮了一切客觀存在的社會發展力量（內部力量和

外部力量)之後才制定的。黨的政策總是經濟必然性和社會物質生活的迫切需要的表現。

試以國民經濟問題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經濟發展的速度問題為例。從主觀主義者的立場看來，國家及其自由意志可以規定任何的發展速度——慢的或快的，計劃出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任何期限和任何規模。但實際上所實行的黨的真正科學的政策，與這種觀點毫無共同之處。斯大林同志在其第一個五年計劃底總結報告中指出，高速度發展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是極其必要的，他說：『……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放過時機，而盡量利用暫息時間，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即蘇聯富強底根基。黨在當時沒有可能等待什麼機會和玩弄什麼手腕，而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〇五頁)

斯大林同志在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一文中揭明了為什麼正是國內的和國際的條件『要我們採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他指出：『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會被人打翻』(同上書，第四四四頁)。黨在實行高速度政策的同時，對托洛茨基派的暗害分子作了鬥爭。這些暗害分子實際上是可惡的投降分子，他們企圖把工人階級推上這樣的一條道路：用必然會使全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破壞的冒險的空想政策，去頂替現實的、有科學根據的高速度政策。

我們來看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農業集體化政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蘇維埃社會物質生活的最迫切的需要，有力地決定了把小商品生產轉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絕對必要性。

集體化政策表現了社會迫切的物質需要，黨正確而及時地估計到這些需要，從而作出了必要的實際結論。

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作用問題去頂替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就是錯誤地了解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的一個根源。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新的進步的思想、理論和政治制度是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迫切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但一當它們在世界上出現以後，它們本身就成為最偉大的組織、動員和改造力量，沒有這種力量就不可能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

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是影響經濟的強大的積極力量。沒有它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就不可能建立和鞏固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基礎），就不可能解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但這並不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來講，歷史唯物論關於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就廢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成為經濟（基礎）的決定力量，成為消滅、改造和制定其他經濟法則的基本法則了。如果這樣地來解釋，就是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而轉到了主觀主義的、唯心論的立場。

可見，主觀主義的立場就是否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這事實上也就是否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關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的科學。因為，從主觀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策、意志是一切法則的法則，在這種情形下當然就沒有關於社會主義生產

方式法則的科學了。這是取消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拒絕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的實在的規律性，也就是失去了科學地預見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指導經濟生活的可能性。否認經濟生活中的客觀規律性，宣告可能『創造』和『改造』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這就會使我們陷身在混亂和偶然性的王國，使我們處在奴隸似地依賴於這些偶然性的地位，使我們不僅失去了解事情的可能性，而且簡直會在這偶然的混亂中瞎摸』（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八頁）。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的主觀主義觀點，只能是政策上的任意胡爲和冒險主義的思想基礎。列寧斯大林的科學是擯棄這種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的觀點的。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不是自發的

在解釋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時，存在着另外一種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念。

有些經濟學家口頭上『承認』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但是他們却把客觀的東西與自發的東西混爲一談。他們認爲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和一切其他法則都只能是自發的，它們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並且不受一般人——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的影響。

斯大林同志指出，這種解釋是把法則偶像化，讓自己去做法則的奴隸。人們在許多自然的自發力量的作用面前並不是無能爲力的。他們在社會力量的作用面前也不是無能爲力的。正如世界歷史所證明的，人們發現了客觀法則，就能够『駕馭』它們，學會應用它們。

當一定的生產方式（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把自己的潛在力量消耗殆盡而不再是進步的生產方式時，先進階級——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就去改變舊的生產方式，利用經濟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先進階級依靠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在革命戰鬥中推翻舊的腐朽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並使之與從舊制度內部成長起來的生產力的性質相適合。例如，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新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在相當時期內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並成爲生產力發展的主要發動力。

如果說封建主階級或者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能利用經濟法則來推翻衰亡的反動階級的統治，那麼無產階級利用經濟法則來促進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就更加成熟和豐富。

封建主和資產階級代表着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少數寄生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爲基礎的社會制度。因而剝削階級對經濟法則的利用是局限於他們狹小的階級利益範圍之內的，他們的利益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相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一種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爲基礎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取消一切人剝削人的形式；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是與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相符合的。因而認識和利用經濟法則以促進人類進步發展的客觀可能性就大爲增

加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就寫過：「共產主義之所以與一切以往的運動不同，在於共產主義是在一切舊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基礎上完成變革的，它第一次自覺地把所有自發產生的前提看作先人的創造，去掉它們的自發性，並使它們服從於聯合起來的個人的力量。」（馬恩全集，第四卷，俄文版，第六〇頁）

假如經濟法則在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是自發地、盲目地和帶有破壞性地發生作用，如宇宙間的自然力那樣，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只好陷於消極地期待經濟法則自發作用的結果了。真實的歷史過程證明了發展的另一種辯證法。

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暴虐地統治着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裏，即在被最深刻的對抗性矛盾弄得焦頭爛額的社會裏，經濟法則是自發地、盲目地、不可防止地和帶有破壞性地發生作用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達到了一定的發展程度，就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狹窄範圍發生對抗性的矛盾。

斯大林同志在其哲學和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中指出，擴大再生產的正常過程和生產力的不斷、無阻礙的發展，是以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為前提的。如果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這一經濟法則長期不能為自己開闢道路，那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就會遭到根本的破壞。例如，在成熟的資產階級社會裏，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與生產力的性質的不適合，已達到驚人的程度。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整個體系是粗

暴地破壞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經濟法則的活的體現。發展着的生產力強烈地要求消滅束縛着它的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使生產力遭到破壞的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的結果。

於是產生了這樣的問題：矛盾週期性的自發性的爆發，即表現為大規模破壞生產力和毀滅社會財富的經濟危機，在任何時候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嗎？決不是的。斯大林同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指出危機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裏才是不可防止的，在那裏，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佔有形式間的矛盾形成起來並且益尖銳化，在這一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出現了資本之力求無限擴大生產與勞動羣衆的消費、購買力的相對縮減的矛盾。

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揭露了危機的本質，認識了作為危機基礎的經濟法則，從而作出了必要的實際結論。隨着資本主義財產被剝奪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衝突就消滅了。在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被生產資料公有制所增強的條件下，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一經濟法則就獲得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不可防止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像紡車和青銅斧一樣被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了。

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並沒有下令『廢除』危機，也沒有『消滅』和『改造』資本主

義所特有的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在革命的進程中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因此，決定經濟危機的法則就失去了效力，社會就從奴隸似地從屬於自發性的資本主義法則的狀況中解脫出來。

『社會的力量如同自然力一樣，在我們沒有認識它們和重視它們以前，發生着盲目的、強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們，研究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麼，我們就能完全作主，使它們越來越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並藉助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特別是指現代強大的生產力。在我們還執拗地拒絕了解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的時候，——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維護者是反對這種了解的，——生產力總是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它總是支配着我們……可是，當生產力的本性一被了解之後，它就會在聯合起來了的生產者手中，由惡魔似的支配者，變成順從的奴僕……當人們能按照現代生產力的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處理它的時候，生產中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便會由生產中的社會的有計劃調節來代替，這種生產是爲了滿足整個社會以及社會中每個成員的需要的。』（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三六〇頁）

社會在法則面前並不是無能爲力的。社會主義社會發現了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認識了它們，因而可能預防一些法則的破壞作用，限制另一些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利用這些或那些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掌握它們，征服它們，支配它們。

蘇維埃國家以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這一經濟法則為依據，把生產資料公有化，使之成為全民的財產，在我國建立了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如果蘇維埃政權不依靠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這一客觀經濟法則，它就不能完成自己的這一任務。

斯大林同志之發現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這一客觀經濟法則，以及他由此而制定出來的那些深刻地揭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不可調和的矛盾與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的最重要的理論原理，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寶貴的貢獻。

形式主義者把斯大林同志關於經濟法則性質的最重要原理的科學置之腦後，因而把客觀的東西與自發的東西混為一談，把經濟法則看作是具有同樣本性和在任何歷史條件下起同樣作用的永恆本質，這就必然而且也確實已使這種觀點的代表者得出了極其錯誤的結論。事實上，假使說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具有自發的性質，而法則却是生產方式的本質的表現，那麼根據邏輯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本身具有自發的性質。

究竟什麼是自發的經濟制度和自發的經濟發展呢？這就是違背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濟發展，因為自發的經濟法則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則，就是反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無政府狀態的法則。大家都知道，在蘇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代表自發關係的，是當時尚未被消滅的瘋狂地反對社會主義成份的剝削階級。滋長資本主義成份的小商品生產是自發力得

以表現的廣闊場所。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就是先制止私有制的自發力，然後用消滅資產階級和把小商品生產根本改造爲社會主義生產的辦法根除這種自發力。

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發展起來並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國民經濟的計劃性則在與自發力進行殘酷的鬥爭中形成和發展了。自發力與計劃性之間的鬥爭，就是按照列寧的『誰戰勝誰』的公式而進行的階級鬥爭的表現，因爲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與自發力代表着過渡期間兩種對立趨勢，即社會主義趨勢與資本主義趨勢。

假如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發生自發的、不可防止的破壞作用的舊經濟法則繼續統治着我國，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的勝利；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就不可避免，因爲列寧和斯大林曾多次強調過，只要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裏，資本主義的基礎就要比共產主義的基礎更牢固。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自覺性、計劃性戰勝自發性的鮮明的表現。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闡明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規律性時指出：

『我們國民經濟不是自發地發展起來的，而是有一定方向的，正是朝着工業化的方向，在工業化的標誌下，在增加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比重的標誌下，在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標誌下發展起來的。』（斯大林：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參看斯大林選集，第四卷，東北新華書店版，第一八四頁）

其次，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中闡明了農業集體化的規律

性。他指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農村是自發地、自流地跟在城市的後面，按照資本主義城市的模式來改造自己；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小農鄉村不能以自流的方式跟在社會主義城市的後面，不能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的模式來改造自己。必須在鄉村中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城市必須帶領小農經濟的鄉村，把小商品生產的關係改造為社會主義的關係。

農村中的最深刻的革命變革——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是自上而下地進行的，由國家政權提倡，並且得到反對富農盤剝、爭取自由的集體農莊生活的貧農和中農自下而上的直接支持。

如果把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了解為帶有自發性質的法則，就必然把社會主義經濟法則與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完全混為一談，把兩種根本對立的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等量齊觀。無怪乎這種觀點的擁護者斷言勞動力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是商品，可以在勞動市場上買賣；斷言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的轉化形態；斷言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存在着資本、剩餘價值、平均利潤率、生產價格等等。

這種觀點根本是反科學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實質上，這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和範疇推廣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去。大家知道，這種觀點是被黨粉碎了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反列寧主義的、敵對的自流論的思想基礎，是右翼復辟投降分子用以反對黨的總路線的鬥爭中的思想武器。的確，這種『理論』在我國並沒有得到稍為大量的傳佈，